



57
2

他与她

(台湾)朱秀娟著

台声出版社

(台湾) 朱秀娟、著

他 与 她

台声出版社

他与她

(台湾)朱秀娟 著

台声出版社出版发行

广东顺德桂洲印刷纸类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 7.5印张 150千字 1988年5月第一版

1988年5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～50000册

ISBN 7-80062-013-1/I·006 定价：2.50元

△ 《他与她》 内容简介

“他”来自香港，就职于台湾某保险公司。

“她”则是土生土长，某保险公司的会计室主任。本书通过描写“他”与“她”之间的曲折含蓄的爱情经历，展示了台湾人的心态及台湾社会生活风貌，其间有曲折的爱情故事，有细腻的人物心理描写，起伏跌宕，耐人玩味。

他与她

比

时钟还准确，八点五十五分萧晓星已跨进“联合保险”的大门。每天的动作可说是千篇一律，看门的老王第一个向她问早，接着她就要准备和柜台上早到的同事点头还礼。今天好象和以往有点不同，怎么不同呢？她又向柜台里看了一眼，正好碰上管水险的黄天允，小黄赶紧鞠躬。奇怪！这人今天怎么一脸的神秘莫测状。穿过柜台过财务室，财务主任陈工功居然也出现在视线里。

“早呀！萧主任。”

“早。”这个早是诚心说的。陈主任可从没准时上过班。

“昨天来的那个叫什么曾伦的，你见过没有？”

陈主任跟她走向会计室。

“曾伦？”

她实在不想答理，一大早来是上班的，不是来讨论什么曾伦的。然而做了这些年的事，普通寒暄她已深能领会其重要性。只是陈主任虽名工功，办事并不卖力，她就没见过他九点半以前来过，今天一早来上班已是奇事，道了早后马上就提出曾伦来，这难道和他早到有关？

“哪！就是昨天来公司到了一下又走的那个香港来的水险部经理嘛！”

“啊！”

难怪小黄一脸奇诡，原来他又换了位新上司。

“今天总经理带他来拜会我们各部室，你可别走开。”

她回头向他笑笑点点头，她实在不愿使他难堪，尽管在工作态度上他有太多地方可以让她指摘，可是她不能忽视他的好心关照。

会计室的人手不多，二位小姐，一位刚从商专毕业的男学生，三个青年人朝气蓬勃，冲淡了不少女主任的肃杀之气。他们并不以主任是女人感觉别扭，而且是个没结过婚的老小姐，这并不影响他们对工作的爱好，相反的萧主任勤快、细心、负责使他们对工作的情绪更增加热诚与信心。“会计室没出过错。”就凭这句在同事间流传的口头禅，已足以证明会计室工作的效果了。实在会计室在本公司中是个最受人注意的地方，这一点倒和萧主任没有什么关系，是她手下那两位小姐的美丽和风采，已被公认为联合三花之二，那个虽然只在商专毕业的胡臣，其风头之劲也不下于他的同室女同事。

三个人从不敢迟到，今天也早早就各守其岗位。

“主任早！”

“坐坐。”

每个同事都说萧主任凶如母虎，但他们三人却视她如长姐，亲切异常，事实上只要他们不迟到早退，工作不拖延，不错漏，她从不多事挑剔，这三人都是社会气息积习不深的青年，对这些要求并不以为过份。晓星才坐定，杨小姐就跟了过来。

“主任，水险部的清单，昨天我已全部查对过，有好些地方全算错了，尤其是渔船险部分，佣金折扣全不对。”杨芬一连用了三个“全”字，表示她的气愤。

“好，你先放着，我看一看再问黄天允，听说她们新经理就来了，以后这种情形会好点。”

“也不知道他们看不看规章，乱算！”

“笃笃，”敲门声打断了杨芬的抱怨。

“进来。”

萧主任喜欢关门，做会计不能分心。

“陈主任，你叫我别走开，自己倒走开了。”晓星向来人笑着说。

“准备！准备！已上楼到总经理那里去了，顶多半小时，就到！”

“没什么好准备的。”晓星敷衍着。

“听说这人很跋扈，又来自香港，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，不能让他看轻我们。”陈主任毫不以晓星的反应冷淡而不悦，一转身在客位上坐下。

“可想而知，如不很精明，总经理会请他来整顿水险部？”

“只怕不止此也！总经理不是老说要找个人，替他管联合，自己另辟战场吗？”

陈主任愁眉深锁，其实他是总经理亲信，不亲信如何能执掌财务？但这并不能减少他对新来竞争者的敌意，萧晓星幸而身为女子，以她的才干，能身居重位，已很了不起了，他再也不会高估她。晓星对他这番善意很能领略。

“这也未免言之过早。”晓星不能不顾客人的愁苦。

“这……”

晓星不耐烦了，渔船险清单要仔细看看。

“笃笃！”又是来人。

“来来！见见这位萧会计主任，你们以后在工作上会常接头的。”

萧晓星站起来，特别注意这位在总经理矮胖身材旁的年轻人，说他年轻并不过份，这人不会超过三十四五。

“萧主任，这位就是新来的水险部经理，曾伦先生。”

曾伦含笑上前与晓星握手为礼，不知是他训练有素，还是他的好身材影响他的风度，这小小的一个动作已使会计室二大美人暗暗心折。

香港职业女郎很多，位高禄厚的也不少，但没见过象晓星这样清秀的女人，戴上副老气横秋面具的，他不禁深深打量了她两眼，一面好奇地在猜想她的出身经历。

“啊！陈主任也在这儿，一并见见。”

“昨天已有幸拜识了。”这位来自广东话泛滥的香港人，倒有一口好听的国语。

二

晓星对着那堆鱼船险清单举棋不定，马上就是月底，事情得解决。她又不愿与陈主任对曾伦的打击政策不谋而合，她对曾伦没有多大好印象，正如陈主任所说他太跋扈，由他第一次见人所用的那种锐利眼光看来，此人绝非厚道之辈，尤其令晓星不满的是：自他一来，她手下的两位小姐就进出勤快起来。她不好意思正面干涉她们，这不但会伤及她们的自尊心，最主要的是于事无补，她自己也有过那段辉煌兴奋的年代，而且上洗手间并不算私事，她不能责怪她们。对于这些云英未嫁而美貌多姿的少女，她也实在不能用三言两语，使她们放弃她们猎取的目标物。曾伦是否真的未婚她不知道，只是他来公司的第一天已传出他仍然独身无侣，超过三十岁

的人，结婚与否，不是人们最爱谈论的吗？只是谈论的态度在于对方是男是女而有别，男人占尽一切优势，在这方面仍然很出色，就拿目前的曾伦和晓星来说吧！曾伦受尽男人的羡慕，女人的爱慕，而晓星只能给人孤单的感觉，怜悯的目光。这些问题晓星早已想通，不是因为曾伦她再也不会重燃这不平之感，目前她思考的是如何把这堆清单送还水险部。

杨小姐又摇曳生姿地走了进来。

“杨小姐。”

杨小姐马上收敛起脸上爱娇的笑容，摆出一本正经的态度，恭敬地走到她面前。

“你把这些清单送还黄先生，我红笔划过的地方都重新算过。”

得到这份美差，杨小姐容光更加焕发，愉快地答应了一声，愉快地回身而去。

柜台里是够热闹的，而杨小姐的飘然光临，更增加一份声色，每人虽然仍在各行其是，神态已显然的不同，这种兴奋的浪潮感应到独霸一方的曾伦，他从他宽大的办公桌上抬起头来，杨小姐已笑盈盈地玉立在他面前，这是会计室的花，他早已留意到了，会计室终日禁闭，在他心中是个神秘的地方，短短几天在公事上他已反应到各单位对他的好恶态度，但他无法猜度会计室。这时会计室遣了这位名将来，他要好好地利用机会。

“杨小姐，请坐。”

杨小姐笑容加深的如言坐下，她对这位主管，神往的情绪高过尊重。

“我们主任叫我把这些清单请黄先生改一改，黄先生公

出，交给曾经理可以吗？”

语气和态度一样温柔，曾伦心中不禁暗暗喝采。

“谢谢！”他也同样温存。

曾伦不了解清单要改一改的内容，他疑惑不已，这就是和会计室接头的方式：每次有事请位小姐来，那他势必也只好差位同事去，然则那个老气横秋的人物，岂不永保神秘，他不甘居此劣势。

黄天允一回来，他赶紧放下其他一切：

“你去看看这些文件，是怎么回事？请马上告诉我。”

黄天允满头大汗，拿了这些清单更冷汗直出，心中把老处女骂个够：这种孤家寡人死了就算了，还想害我丢饭碗，我家还有一个大的两个小的等我养活呢？老不死！讨人嫌！

那知他一看清单更是心头火起，重重地打开抽屉，拿出鱼船险规章和清单上的红字对正，佣金明明是百分之十八点五怎么会是百分之二十，混蛋！他急急把规章翻好，拿起清单先走到主管面前去撇清。

“规章上订好的佣金是百分之十八点五，萧主任硬要改成百分之二十，这……怎么改？”

曾伦把红笔的地方和规章看了一遍，又把规章的封面翻开。

“是今年的，经理！”乖乖好厉害！怕我拿错去年的规章，他不由肃然起敬。

“好的，你放着，我去问问萧主任。”

黄天允心中冷冷发笑，那个老怪物不给她点厉害还成！

“进来！”

闻其声而知其人，这人很少离开办公室，他注意到她也很少进出，随着房门打开，他把锐利的眼光用长长的睫毛盖

住，变成和颜悦色，他看到数对明亮的目光射向他，他沉着地向最严肃的那一对走去，他高高地站在她面前，使她更自觉纤弱。

“请坐，有什么指教？”她已注意到他手中的东西了。

他微笑，笑她的神态和语气，要是她和他够熟，他会告诉她，这样对她是多么不合适。

他不能这么让她如愿，立刻显示出她的请教，他把东西放在膝头，难得有机会进来，他要坐坐才走。

“对不起，我知道你很忙，所以杨小姐一交出来，我马上就查办了。”

不是吗？如不忙怎么那么大架子，不自动跑一趟，而把这一趟留给他来跑，看样子她倒真的很忙，瞧她一桌的表格，就足以使人头昏脑胀，这件工作对她也不合适。

萧主任没有接他的话，这种挑战语气，使她深深不满，她睁着询问的眼睛，近乎瞪视。他又微笑，她的眉毛稍稍向上扬去，这人何以如此爱笑？要是她悉知曾伦正在欣赏她轮廓美好，黑白清晰的眼睛，不知有何感想。

“请你过目，规章上是订的百分之十八点五。”

她向他手中的规章瞟了一眼，使曾伦心头一票，怎么？偌大台湾难道无人赞美她的秋波吗？何以使她落拓至此。她默默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公文夹，打开封面，向对面递了过去。她奇怪这人脸上何时遮上一层迷惘色。

“请你看看，这是五天前鱼联处送下来的临时更正。”

他的脸色随着字数而增加颜色，他满面怒容地把公文夹放下。

“对不起，马上就改来。”

她并不想伤害他，但她知道他受创不轻。

三

陈主任摇晃着大肚皮走了进来，“今天晚上的欢迎会参不参加？”好象任何关闭的门对他都无法阻拦似的。

杨小姐向对面的胡臣撇撇嘴，胡臣会心地一笑，在他同事的两位小姐中，他了解杨芬，却爱着周敏，象现在，他知道杨芬正站在曾伦一方面，向陈主任高举战帜。

“参加，你呢？”

萧主任虽比杨芬大不了几岁，涵养方面远不能比，每个人都晓星难惹，每个人都没见过她发脾气。杨芬知道她是有脾气的，用不着她发，她只要拉长了脸，双目冒光，就够瞧的了。她真希望威名远播的萧主任，这时放下脸来，不过她没法如愿，她只有睁大了眼象好奇，又象生气似地瞪着陈主任，看那爆牙齿中还能冒出什么来。

“其实有什么了不起，水险部换过好几个人，别人都没有迎呀送的，为什么他特别。”

事实上迎送是有的，但不象这次整个公司一致行动，以往只是一部一室的各自为政。

“也许他是客居，我们应该表示点人情味吧！”

“跟香港人表示人情味？懂吗？”

“照你的意思，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？”

“我不赞成这样盛重！我今天不参加，给他那个脸，更美了”。

他的谩骂没有引起其他人的共鸣，不过他固执地看着萧晓星。逼她非开口不可，杨芬焦急地看着晓星没擦口红，色素浅淡的嘴。

“其实我今天也有点事，不过不去显得太小气。”

“有什么小气大气，那次明明是他没弄清楚，还敢兴师问罪。”

“他刚来。”晓星希望减少点他的怒气。

“我真不懂，为什么你们都以为他能干得了不得，好象他以后就再也错不了似的。”

“听说香港做事讲究效率，既然能被推荐，定非碌碌之辈。”

“是吗？等着看吧！你去我也去，我来接你，要不要？”

没有人相信陈主任会动萧主任的脑筋，他们自己也绝无此感，只是来往颇密。陈主任的太太是晓星的最好朋友，又都是总经理的亲朋。这公司中的人，都是总经理的亲友，也许就是这个原因，才请个外人来。

“我不回去了，直接从公司去，我还有点事要加加班。”晓星一边整理着桌上的公事，一边不经意地回答，她并没有看重今天的聚餐。

“嗯！”陈主任悻悻离去。

“嗯！”杨芬在心底也嗯了一声，然后悻悻转身。

萧主任不回去了，打量着她那一身毫不起眼的打扮，杨芬心中暗暗替她惋惜，今天的晚会早两天前已决定好，每位小姐都花费思虑的在装饰上各显彩头，男同事也决定趁这难得的大聚会再来一次选美，而晓星这个样子……

“主任，你今天晚上预备核算哪一项呀？”

杨芬想打消晓星加班的意图。

“整理一下。”

现在公司中到处有人找错，不每样过过目，真有点不放心。

“明天整理也来得及。”

晓星知道杨芬的好心。这可爱的女孩子，对化妆美容很有心得，实质鲜明加上适度的彩色，使她时时焕发着耀目的艳色，她不忍用任何拒绝的言词，去回答杨芬的美意，她习惯地笑笑不作声。

杨芬无奈地掉转身子，她转移目标去研究周敏，周敏长得不错，没有自己光艳，但比自己耐看；她这时正披散着头发，低头拨动算盘，对刚刚发生在她身旁的事，似乎没有任何见闻，杨芬暗自笑笑，她不是自己的对手，胡臣是她有意让给她的，值得杨芬唯一心怀芥蒂是紧靠曾伦座位的秦珊珊。

坐位的安排令人满意，各主管们围坐一桌，多下两个空位，拉风的杨芬和冶艳的秦珊珊得以和主管们并吃并坐，而向其他同事耀武扬威，秦珊珊高吊着双眉，半张着口眼，懒懒地斜坐在陈主任旁边，杨芬顾盼生姿地坐在曾伦和晓星的对面，怎么会把这两个不调和的人放在一起的，曾伦的神采飞扬更衬出晓星的黯淡。

酒过三巡，其他四桌的人纷纷过来敬酒，除了职员同事外，多了几个外勤经纪，经纪人所到之处，谈笑风生，使这一桌略显拘束的气氛，为之大大改观。除了总经理之外，他们的对象是曾伦，曾伦频频起立回敬，每次坐下都不免轻碰晓星肩头，使他每次都有一点莫名的震荡，这点心理变化使他不安，他是个常常进出恋爱境地，奔驰在风月场中的人，不会有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，而且他不是和她握过手吗？当时他并没有任何异样感觉。他的眼光跟着他的思想移转到她正

在夹菜的手上；手型细长，十指尖尖，白白净净，没涂寇丹，顺着手指他看到杨芬的笑容，半调皮，半鼓励，他礼貌地向她笑笑。她趁机向他敬酒。

“应该我敬你。”曾伦举杯含笑。

“你客气。”杨芬亭亭起立。

两人同时站起来，吸引了全室人的注意，每人都在心底暗赞这两人的风采。

“杨芬的机会来了。”

是火险部刑经理向陈主任耳语，话虽飘进晓星的耳里，但没引起任何作用，她只感到这种应酬有点烦人，频频敬酒更扰得举箸不定，想不到曾伦回敬完杨芬后并没坐下，低头向她笑着：

“萧主任，敬你一杯。”

她只好站起，略带羞涩的怕人注目，使她办公室中的严肃一扫而光，他暗暗称奇她的多端变化，他饮了一大口，晓星只敷衍式地以杯沾唇，她的动作使他不满意，令他不满意的事很多，拒绝去跳舞余兴就是其中之一。

四

秦珊珊把指甲刀放进抽屉，放下她那双叠起的长腿，拿起桌上那堆统计表，踏啦着露空高跟鞋，向曾伦摇摆过去。曾伦对她的冷淡，对杨芬的殷勤已引起她的反感，替他做事远不如从前起劲。曾伦正在听电话，靠在桌边，眯

着眼，含着烟，见她走来，向她点头微笑，她曾迷惑过他的仪态，而现在只能引起她更大愤怒，她放下统计表，不顾而去，曾伦无心分析她的反应，他要全力准备今天的会报。

“等下再说吧！时间差不多了，我的东西都已准备妥当，你放心。”

匆匆放下电话，心中把今天要讲的话再温习一遍，他很满意自己的聪明，经过会计室门口，门开了，他站定向晓星招呼，这人虽然一再使他不悦，但引不起他的厌恶。

“是去会报吗？”他搭讪着。

“是的。”她的回话永远是温和而简短。

他随着她向楼梯走去：

“忙吗？”

她笑了，她应该拿这句话问他。

“会计工作刻板，无所谓忙不忙。”

“我倒觉得你们的工作真够辛苦的。”

她又没有搭腔，她的沉默使他看了她一眼，她淡淡唇色的口边正闪过一丝轻笑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

他语气的率直使她惊异。

“没什么，我只觉得忙的是你不是我。”

“我从不加班。”

她又轻笑。

“你在办公室外加班。”

他也笑了：

“那种应酬到底轻松。”

“应酬不愿意应酬的人也轻松吗？”

她站在会议室门口，半偏着头向他笑着，她知道他无法